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12

75781/2180.1(12)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寅奉

天命。式承丕基。緬惟古昔帝王。制治求寧。履謙持泰。載稽典策。如見其心。朕早作夜思。勤求郅理。而撫躬省治。弗敢自安。乃者集慶遘麻。諸福駢翕。疆宇頌其式廓。雨暘順以節宣。當展永懷。惟增祇惕。爾多士際。

慈壽之維祺。應禎薪之雅化。魚魚闕下。當必有明于經術。通於吏道。審悉乎程材訓俗之端者。其誦厥志。以達予聰。夫學者載籍極博。必原本于六經。易有四尚。詩有六義。書有古今。禮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經曲。春秋有三傳。能舉其大義。詳其條貫歟。注一也。而有曰傳。曰箋。曰學。曰集解之別。疏一也。而有曰釋。曰正義。曰兼義之殊。立博士者。或十四人。或十九人。先後何以不同。立石經者。或一字。或三字。紀載何以互異。多士亦能洞悉其源流。而畧陳其梗槩否也。朕崇尚經術。時與儒臣講明理道。猶復廣厲學宮。蕪得經明行修之士而登之。其何以克副期望之意歟。致治要在審官。考課之方。代詳其制。論者謂自漢以前。大率詳于外吏。而畧于京朝。然觀成周六計。弊吏。而日要。月會。歲計。不遺六官之屬。兩京以六條察二千石丞相御史。雜考郡國計書。而在三府者。光祿勳。歲行進退。至唐京官之考。主

之郎中。外官之考。主之員外。其後先法制同異。可晰言之歟。邇者慎簡長吏。既令督撫舉堪任郡守之材。武途副將以上。甄擇入告。其在京曹司。復飭堂上官。于會同察計外。各疏其賢否。用資校覈。何道而使人揚其職。羣僚敦行。實大臣稟虛公也。進士一科。得人為盛。伊古然矣。卿尹大夫。皆由此其選。始進能無慎乎。乃行之既久。而文體或猶未盡淳。士習或猶多浮尚。豈風會使然歟。抑法制有未盡善也。臨軒策士。要以遴拔真才。是在司事諸臣之共襄公慎耳。然而以水濟水。其何能益。和而不同。古大臣每矢勵厥心。見諸言論事績者。可舉似一二端歟。今既更易舊制。宜積習肅清矣。又何以使崇

實去華。科名稱極盛歟。服勤尚儉者。民生風俗之原也。比歲
洊膺

鴻貺闔澤。應時西域。新疆屯收。克美。食貨可幾漸裕矣。而年豐易
滋游手。糴賤兼恐傷農。生穀止有此數。服食侈靡者耗之。法
制禁防。既難盡及。迨頓積居奇。而耗于商賈者半。採買翔湧
而耗于吏胥者又半。司民牧者。將開源節流。使生者不匱。而
用者不奢。道果安在。凡此數端。溯經籍之源流。察官聯之課
最。士尚先資拜獻。農知務本力田。諸生講肄有年矣。其以所
得者。悉之寃之。朕將親爲裁擇。且覘夙抱焉。

王杰

臣對。臣聞聖主綏猷而建極。哲王執要以圖幾。人君奉若
天道。必有震動恪恭之意。以端其敷治之原。必有持盈保
泰之衷。以昭其化成之效。蓋時當太平極盛。一人端拱於
穆清之上。百爾臣工。罔不宣猷效力。承弼厥辟。蒸蒸然治
臻上理。而四海從風。然而深宮宵旰之勤。不以賢才篤生。
而忘通經致用之本也。不以庶明勵習。而弛大法小廉之
誠也。不以文教誕敷。而忘黜華崇實之訓。不以物用富饒。
而寬去奢從儉之思。兢兢業業。雖以天庥洊至。而朝乾夕
惕之不遑者。非過慎也。天道健行不息。而聖人之法天宜

民者。即與天道同其運量。是故經明行修。儲其用。後先奔走。效其能。菁莪棫樸。呈其化。時和年豐。彰其瑞。治化有日。上之勢。而王心無暇逸之思。不以為已治。已安。而切其咨其傲之懷。斯能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舉唐虞三代之隆。所謂治教休明。太和翔洽於兩間者。足以媲美也。欽惟皇帝陛下。允執厥中。所其無逸。當重熙累洽之際。存思艱圖易之懷。固已人崇實學。臣思篤棊。士先器識。而民咸樂利矣。乃猶進臣等於廷。而策之以通經課吏之要。程材訓俗之端。以臣之愚。正所謂細流土壤。奚足以裨高深。然

清問所及。不棄芻蕘。則當對揚伊始。敢不罄管窺蠡測之見。以冀仰副

宸衷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載籍極博。必原本於六經。而因及乎經義注疏之源流。此誠昌明正學之極軌也。臣聞論文必徵諸聖。勸學宜本於經。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吐辭為經。以繼往聖。以開來學。而義理之昭垂。乃萬古而常新。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其旨遠。其辭文。而尚辭。尚變。尚象。尚占。取義無窮。詩本性情。而用之邦國。用之家。人。則為賦。比。興。為風雅頌者。體裁亦異也。書經秦火之後。

煨燼無餘。自漢除挾書令。而濟南伏生始口授。晁錯是爲今文。孔壁所出者。是爲古文。儀禮出於高堂生。禮記刪於二戴。先儒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也。春秋三傳。惟左氏爲最詳。雖與公穀各有得失。而聖人之經。究以盲左爲功臣。至若注疏之家。如安國毛萇之傳。鄭康成之箋。何休之學。范甯之集解。賈公彥之釋。孔穎達之正義。名雖異。而於聖人之經。皆能有所發明。以崇信而表章之也。漢儒傳經。各有專門。故先後立博士。或十四人。或十九人。立石經者。蔡邕止一體書。邯鄲淳有三體書。此亦種事而增者也。我

皇上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儒先注疏。皆折衷至當。又復廣勵學宮。蕪得經明行脩之士。生其際者。沐浴涵濡。宜何如爭自奮勵。以敦崇實學也哉。

制策又以致治要在審官。而因詳及於歷代考課之制。慎簡長吏之法。甄拔人才之計。何以加此。臣聞三載考績。始於虞廷。迨乎成周。以六計弊羣吏。而日要月會。歲計不遺。六官之屬。漢法太守得自除吏。刺史行部。但按察二千石。故曰與我共此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丞相御史。雜考郡國計書。而在三府者。光祿勳。歲行進退。是其詳於外制。而畧於京朝者也。唐制京官之考。主之郎中。外官之考。主之員外。

此其法制。似爲詳密。然而漢之循吏。千古獨稱盛焉。是知
致治之道。存乎考課。而風化之原。端在長吏。姚崇言擇十
道觀察使。尙恐不得其人。况守令乎。蓋長吏旣得其人。則
好惡無偏。旣不得干進以私。而舉察咸宜。亦且共知所向。
夫激勵人才者。馭世之大權也。綜覽名實者。用人之要務
也。曾見大臣稟虛公之度。以甄別賢能。而群僚有不成懷
激勸。以自効者乎。又况以
聖明在上。卽所疏之賢否。而親爲校覈。將內而曹司。外而郡守。
固無一不在

睿鑒之中矣。

制策又以文體猶未盡淳。士習猶多浮尙。慮法制之或未盡善。
冀司事之共襄公愼。夫文以載道者也。矧制義以代聖賢
立言。則當其發爲文詞。而人品之高下。心術之邪正。俱於
此可見。此豈揣摩剽竊之類。所能僥倖而得者乎。顧或以
聲韻爲工。而不求經術。或以帖括爲能。而不循義理。此雖
飾輪轅。繡鞞輓。說一時之耳目。而無當于愜心之要旨矣。
朱子謂科目之設。徒阻天下英雄之路。又曰非科舉累人。
人自累科舉。唐史言方其詞章自見類。如浮文少實。及臨
事設施。奮其事業。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然則謂人才盡
於科目者非也。謂人材不出於科目者亦非也。我

皇上釐正文體。清真雅正之訓。屢行誥誡。士咸知所趨向矣。然而遴選真材者。不以文運之日昌。而可懈其公慎之衷也。蓋衡文者。意見稍殊。則倖進者。不過濫膺名器。而人或疑於風會之將然。而轉相傳效矣。昔裴行儉爲主司。而罷王楊盧駱之躁薄。歐陽脩主試。而黜劉幾之險怪。一時文風翕然丕變。是誠衡文者之能爲轉移者矣。

制策又以年豐易滋游手。糶賤兼恐傷農。因籌及於服食侈靡。商賈吏胥之耗。誠惠解懷保之至意也。夫服勤尙儉者。民生風俗之原。開源節流者。先事綢繆之計。王者繼天而立極。卽代天而子民。則凡閭閻之服食器用。何一不關於君

上之籌畫。獨是民有可以自爲謀者。服田力穡。烹葵剝菹。之常。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也。必有在上之代爲謀者。食時用禮。敦本崇實之道。所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也。至於頓積居奇。採買翔湧。是又在司土之實力稽查。而其弊自見也。凡此數者。用人行政之大端。而致治保邦之要道也。誠使窮經者。坐言可以起行。襄治者。正已卽以率屬。多士沐同文之化。司牧體子惠之忱。則福利普被於羣生。休徵叠見於寰宇。我

國家乃以享億萬斯年之慶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燈臺原

胡高望

臣對臣聞申命者天德盛而純禧永錫綏猷者后治隆而久道化成人主處臣民之上而整綱飭紀立政官人所當經綸措置者至詳且悉而莫不本於持盈保泰兢兢業業之一心是故以崇經學而天人性命之理備載於六籍也以飭吏治而公平恪勤之績報最於三年也以端士習而樂羣敬業髦士其攸宜也以厚民生而日用飲食羣黎共徧德也蓋政者正也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端本於深宮宥密之中而推施於薄海寰區之外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式敷民德

永肩一心唐虞三代以來堯勤咨傲舜勅幾康以至錫範
銘盤顯謨承烈皆本純王之心以行純王之政而自一日
二日至於億萬斯年罔非精神所貫注當極盛之時而小
心寅畏有以勵天下震動恪恭之氣所以治定功成人和
天應壽考興作人之頌純嘏陳豈弟之歌胥是道也欽我
皇帝陛下位在德元功惟時敘撫五辰而齊七政敷四海而式
九圍際禮明樂備之交修正緯武經文之不著所以隆經
術飭官常者無不周所以端士習訓民俗者無不至固已
太和翔於宇宙駿烈冠乎古今矣乃

聖德淵冲疇咨彌切爰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臣考策士始於西漢以國體人事直言親策賢良
文學得人最盛所謂當此三道是也臣草茅固陋罔識體
要竊有愧於古人何足知此顧先資拜獻人臣之分茲當
對揚伊始敬承

清問敢擇平日所誦習者以對伏讀

制策有曰載籍極博必原本於六經而因欲舉其大義詳其條
貫此誠昌明經學之盛心也臣惟古有六學六藝之目而
不立經名經解之名實出於戴氏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辭
變象占是也風雅頌比興賦詩之六義也尙書以出孔壁
者爲古文伏生口授者爲今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惟宋

子儀禮經傳通解爲得其要三傳互有得失事按左氏之
的義取公穀之精洵不刊之定論也張華云聖人著作謂
之經賢者傳述謂之傳傳者轉也流傳而不絕鄭康成於
詩不曰注而曰箋箋者表也識也魏晉間致辭於皇太子
諸王則用箋康成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表明毛義敬之
也何休有公羊學李鼎祚有周易集解並爲注之別名陸
德明經典釋文疏體也疏定於唐初日知錄云卽今所傳
正義是也按孔穎達正義後人謂其專取一家之說而諸
家盡廢其中亦或兼採諸說雜引緯書歐陽修所以有請
刪九經正義識緯劄子也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建武增至
十四人晉增至十九人唐分大中小三經各置博士一員
而博士之數乃定石經始於漢熹平四年成於光和六年
蔡邕書丹於碑張演定爲隸書蓋一字也魏立三字石經
其曰三字者一字而以古文篆隸三體分書之也或以爲
邯鄲淳書或以爲盡失淳法疑淳弟子所書不能遽定漢
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讀三年而通一藝用力如此
其勤且專也今

聖天子敦崇實學風勵膠庠有志之士彙漢人說經之博得宋
儒闡經之精庶不愧經明行修也哉

制策又以致治在乎審官因歷詳考課之方以歸於校覈之各

當此真澄敘官方之至意也臣惟制治保邦之道莫大乎
董正百官內外臣工各分其職卽各任其事也虞廷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制日要月會歲計而小宰以六計
弊羣吏之治或訓廉爲察總之六事以廉爲本卽有猷有
爲而必歸之於有守也三代下漢治近古周有六典而漢
有六條周人重廉而漢有廉察不失古人遺意唐制四善
以考其德二十七最以考其才宋則文臣五年武臣七年
又有審官院考課院歷代察吏之法如此夫求才貴廣考
吏宜精唐臣陸贄言之矣廣以求乎才而抱經濟者自膺
顯擢精以察乎吏而鮮節操者不得姑容我

皇上整飭官方於京察大計之外復爲嚴覈而考校之務使一
命以上各揚其職則揚清激濁惟大吏是任古所稱表端
則景直正已率屬之道各宜精白乃心以恪恭厥職也
制策又以進士一科得人爲盛因始進之務慎而卽以儲卿尹
大夫之選則所以待士者至厚矣臣惟進士之科昉於隋
大業二年唐分明經進士兩科宋分經義詩賦兩科歷代
名臣俱出其中我

皇上釐定場規去表判雷同勦說之弊而俾之鼓吹風雅直合
漢唐宋帖經詩賦策論爲一科矣宜其涵濡

雅化文風蒸然其丕變也有陸贄而後識韓愈有歐陽修而

後得蘇軾古人知人之明原出於至公司試事者當何如其恪慎以襄厥職也若程子請修學校劄子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所以廣庠序之化者至爲詳備又不獨經義治事之得范純仁錢公輔諸人稱盛矣和而不同晏嬰暢其旨古大臣不激不隨立朝自有本末况在遴拔眞才之會乎士子立身行已則又當崇實黜浮以備他日馳驅之用也制策又以服勤尙儉者民生風俗之原因年穀之豐而欲使生者不匱用者不奢則所以裕民者至切矣臣聞王道之成始於力田服農而終於孝弟廉恥風俗之大原我

國家在養生息百有餘年邇者西隣底定闢展烏魯木齊以及長吉羅克倫一帶甘雨應時耕屯已收明效由此漸推漸遠書大有者通遐邇矣夫易疇薄歛者致富之原也食時用禮者保富之道也古者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此卽菽粟如水火而民無不仁之應也民生在勤裕其衣食農桑之計民生惟厚導以敦龐淳固之風蓋當豐亨豫大之時尤不可無經制久遠之道以生之衆爲之疾者開其源以食之寡用之舒者節其流復以道德齊禮者端其本原則風化之權操之自上所謂三農生九穀以至閒民轉移執事無敢侈靡相尙室盈婦寧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斯眞百昌遂而五穀豐民氣和而頌聲作矣

若此者經緯極於萬端政教敷於九有性功之懋治術之隆莫與並焉惟學於古乃有獲與治同道罔不與皆由我皇上以莊敬日強之志大修和有夏之功抒經籍之光華則源流畢貫嚴羣工之課最則察核必精興賢以廣菁莪棫樸之風服疇而歌鑿井耕日之利中外樂康神人禔福

國家億萬年昇平之慶在是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趙翼

臣對臣聞帝王建一中之極操萬化之原將使經學昌明吏治醇茂士登藹吉戶慶盈寧以馴致夫清和成理之休恬熙邅隆之治則所以振作而經理之者必出之以真實無妄之心而運之以健行無息之力夫然後精神之所貫注風聲之所鼓盪如天運以上而萬物默成於下以崇經術則正學興以敘官方則庶正理以勵科名重農業則人才出而物力豐當其振迅之始非必振耀乎磨厲之迹而氣機所動胥天下已爲其鼓舞而不自知及夫久道化成之後政治風俗旣已潛移默轉而天下皆漠然不識其所

自唐虞三代之隆所由士敦學殖吏勉循良仕路肅清食
貨充阜無不由此道也劉頌有言聖王之爲治執要而已
然則王者所以綱維羣動宰制百爲運化穆清圖治宵旰
欲使在學校者經術湛深膺民社者治行超卓登明選公
而仕進端家給人足而民計裕詎無執要之圖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緝熙宥密懋勅幾康秉至聖之資建非常之業凡所
以振興文教澄敘官聯樂育多士而廣其彙征軫卹兆民
而謀其充裕者固已至詳且悉乃猶

聖不自聖安益求安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

臣

書生愚見管窺蠡測豈足以知大計然芻蕘之

言韜鐸所不廢而負暄採芹之獻雖迂而無當亦所以自
効其愛敬之忱也敢不因

明問而竭所知以對伏讀

制策有曰載籍極博必原本於六經而蘄得經明行修之士誠
敦崇實學之盛意也夫易有四尙則所謂尙其辭尙其變
尙其象尙其占也詩有六易則所謂賦興比風雅頌也書
有古今則伏生所授者今文孔安國所傳者古文也禮有
經曲諸家之說不同或以儀禮爲經戴記爲曲然儀禮中
未嘗無拜跪周旋之末節而戴記中未嘗無郊祀大響之
鴻儀則固未可強爲區別惟朱子以中庸所謂禮儀三百

爲經威儀三千爲曲乃篤論耳春秋三傳則左氏詳於敘事公羊穀梁主於說理又各有派別也諸諸經之家如孔安國之註尙書毛萇之註詩皆曰傳鄭康成註諸經皆曰註而於詩則又曰箋何休之於公羊則曰學范甯所註書如穀梁傳之類則曰集解總言之則皆註也註之外有疏其直名之曰疏者賈公彥之於周禮儀禮名正義者孔穎達之於諸經總言之則皆疏也諸經之立學官則始於漢孝武而其後博士之數以次遞增刻爲石經則唐時勒諸國子學其篆隸諸字體又可與張參五經文字並考者也方今正學光昌如日中天我

皇上於易詩春秋三禮諸書皆出

睿裁纂輯刊布所以嘉惠來學者甚至然則士欲自勉爲通經學古之儒亦惟有循習乎

御纂諸書究指歸而探義蘊庶不同備耳販目之爲學矣

制策又以審官考課爲問夫三載考績虞廷已著其規而周以六計弊羣吏廉善廉能廉敬諸條以及夫旬有要月有會歲有計所以殿最百官者更合內外弗遺漢制六條所謂強宗豪右出宅踰制二千石背公向私侵漁百姓之類專以察郡國而光祿勳復歲行進退三府之官則外吏及京朝官亦俱有所考覈唐設考功郎中員外郎一主京官之

考一主外吏之考迄今稽二十七最中所以考近侍有獻
可晉否諸條所以考長吏有農桑戶口諸條亦未嘗不內
外並重我

皇上留意吏治既令各督撫舉堪任郡守及堪任總兵官者以
備臨時

簡用而三年計典之外復內而令部院大僚覈司員外而令督
撫諸臣覈屬吏各疏其賢否而密陳之其立法較漢唐更
爲簡明切要惟在諸大吏之司察核者公以宅心明以操
鑒勿叅以愛憎勿昧於別擇斯無負明目達聰之寄耳
制策又以文體未盡醇士習多浮尚而欲司事者之共襄公愼

夫文之淳漓習之躁靜固非盡司文柄者所能轉移而變
化之士子急於自進務爲速化之術故文詞多淺薄而不
淳又妄希營進之方故習氣亦浮動而不靜唐順之有言
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葑屋中所見皆葑也葑外
更不見一物矣如此則安肯以儲峙學術砥鏃名行爲務
哉至於司文柄者之所以轉移變化則亦有不得諉其責
者無論開汲引之路博宏獎之名因足以啟奔競而壞士
習即使屏于謁絕請託而決擇不精仍使魚目得以混珠
砥硃得以冒玉則人亦競以剪綵刻楮之技嘗試之而文
體無自而端伏見我

皇上每遇科場務別諸弊以杜倖進近又申嚴磨勘之例俾文
義一歸雅正所以期多士於積學勵行者至切而

簡派諸臣之司試事又無不風厲之以公明行見聲氣絕衡量
精士皆奮自濯磨而科目得人矣

制策又以服勤尚儉爲民生風俗之原而期司牧者之開源節
流此尤裕民之至計也生齒日繁而物力有限固不能有
贏無紉然男可耕女可織有一人之手足卽足給一人之
口腹患在游手多而生財之源隘服食侈而耗財之途寬
昔賈誼謂一夫耕之十人食之甚非所以致治安之策則
游閒無籍之徒當驅之使歸本業也歸有光謂吳民美衣

鮮食競相慕效稍不如人則以爲耻其俗安得不貧則靡
麗相尚之習當禁之使崇節嗇也夫積習旣成而一旦欲
使無業者盡歸農好侈者盡返樸誠不免迂遠而濶於事
情然此亦在良有司之化導之耳昔之人有躬耕以爲民
勸循行阡陌間見禾稼美則喜民謂其不喜聲伎但喜嘉
禾爭相勸效不數年遂成富庶者亦有定民之嫁娶燕會
一切裁之以法使不得過而民遂以殷實者夫誠司牧者
能實心董率俾共勤夫于耜舉趾之業而相勉於山樞蟋
蟀之風夫何慮豐歉不齊動煩補苴擘畫而使商賈得以
頓積居奇吏胥得以採買牟利哉凡此者經緯極於萬端

區畫周於四海而總持我

皇上以真實无妄之心健行無息之力提挈而綜理之行見經
學丕振而聖道大光吏治懋修而化理日上科目得明體
達用之士農桑致含哺鼓腹之休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祇荷

天

祖鴻庥光纘丕緒地大物博際盛思艱上理勤求永懷攷贊深惟

心源治蹟道在交修物力民庸功蘄攸躋爾多士資言成信

亮所稔聞尚殫矢陳用訓延竚聖學之傳首崇心性虞書十

六字尚矣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朱子序大學言性獨詳中庸

言性不言心而朱子序中庸言心獨詳將非交引互發義卽

偏而不舉歟性者心之神明心者性之郭廓是言性足以統

心。而道心與人心何以判。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何以岐。張載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然自孟子以性善闢百氏之說。而性惡三品。後儒猶事紛呶。豈子輿力挽狂瀾。意嚴矯枉。雖尼山相近相遠之訓。不可以語中人。已下歟。史有二體。紀傳法尚書。編年法春秋。朱子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舊。大書分注。約爲綱目。囊括一千三百餘年史事。爲編年正軌。足便覽觀。厥後薛應旂有續通鑑。商輅有宋元續綱目。能不失二書初指否。明通鑑纂要。本出自官輯。與顧錫疇。王世貞。陳仁錫輩。取備兔園冊子不同。而隸事詳略。亦未完善。已命館臣釐次分進。幾暇。手批評隲。凡前史義例未安。必往復刊定。

勒爲輯覽一編。嘉惠來許。有志三長之學者。夙習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諸家之言。能研覈折衷。而切指其利病否。糴糴蓋昉古質劑。致民遺意。考其委積所在。若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厥用曷分。後此三倉建置相仍。在官在民。孰爲便利。唐之和糴。宋之寄糴。裱糴等名。一切權宜取濟。而法隨人弊。其戾於前規者安在。國家昇平。康阜。賜雨應時。第一隅歉。獲偶聞。動需挹注。常平社穀所貯。旣命所司。以時貸撥。近復出太倉。以平市值。截漕艘。以支給賑。且採運奉天。豫東。羨粟。以廣灌輸。擘畫不遺餘計。然自窳困充物。而或大賈居奇。駟牙登壘。因緣蠹耗。檢剔難周。矧事由補掾一時。非可援爲經制。則

所謂求裕農足食之本策。果奚先。溝洫所以備水旱時蓄洩也。大禹決川距海。必兼濬畎距川。未聞以墳壤塗泥異制。暨用官遂人則捐膏腴。匠人則治溝洫。且多於賦。意至深遠。近世言水利者。猥詳於南而略於北。詎不以南居澤國。北處高原。又積滂鮮逢歟。不知水無所坊。旱無所儲。高原之患。勢均澤國。前者中州山左。工已遞興。比因畿輔秋霖餘潦。濱河下隰之區。節宣未鬯。屢遣大臣莅事疏導。庶幾消闕遏而利畊。昨顧滄津猶可洩尾閭。而淀沽或難迴釜底。捍田棄地。何道之從。夫溯鄒嶧之聖涯。披唐虞之治鏡。四輔羸而野多稵穉。百川滌而田不汙萊。隆郅之圖。跂予昕夕久矣。爾其誦言所

學。臚著於篇。毋汎毋隱。朕親裁擇焉。

秦大成

臣對。臣聞帝王以覆載之量為量。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以握符御極。必裕乎建中。錫福之大原。操夫國計民生之要務。兢兢焉舉安危治忽之幾。教養立達之用。運量於淵默之中。措施於溥海之外。此其道甚大而治甚溥。功彌崇而心彌惕矣。夫以太平景運之隆。而宵衣旰食。一息不敢康。非過慎也。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凡危微精一之旨。剖析宜詳。則毫釐有所必嚴矣。往古得失之由。條陳具備。則博覽有所必貴矣。閭閻已無失所。而惠愛盡誠。自臻於休養安

全之福。水旱偶有不時。而補拯盡善。自協於天時。水土之宜。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蓋言體天出治。建極宜民。必有以參贊化育。醞釀太和。而後爲至治之鴻庥。邈隆之盛軌也。遐考唐虞三代之隆。主極端於上。風俗成於下。清和誠理。一道同風。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育而百昌遂。莫不由是道也。欽惟皇帝陛下。聖敬日躋。化神丕著。心存乎勅幾慎憲。而百度惟貞。治兼乎文德武功。而萬方率服。固已至教流行。仁風翔洽。垂駿烈於寰中。播鴻休於無外矣。乃

宸衷淵惕。咨訪彌殷。爰進

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辨心源。考治蹟。阜物力。裕民庸之要。臣材識淺

陋。自知土壤細流。奚裨於泰山河海。然仰承

清問。拜獻有懷。敬據所見。以對伏讀。

制策有曰。聖學之傳。首崇心性。而因指示夫交引互發之幾。剖別夫義理氣質之判。斯誠昌明正學之盛心也。夫道必原於性。而學必本諸心。蓋心者。人之神明。而性卽心所具之理也。自无極之真。二五之精。本自妙合而凝。故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隨以付。理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故夫子性相近云者。蓋卽氣質之中。指其義理之本然而言。之。理無偏全。氣有清濁。所以第曰相近也。自諸子之說。專

言氣質而不復推其所性之真。則凡恣肆爲惡者。皆可諉其咎於性矣。故孟子力挽狂瀾。獨指其粹然之理而表之。曰性善。所以矯百家之失。而自可與尼山之旨相發明也。至於人同此心。而其發於義理者爲道心。發於氣質者爲人心。大學言心不言性。而存其心。卽所以裕性之用。中庸言性不言心。而養其性。卽所以葆心之體。朱子序學庸二書。融其旨而合之。正所以備交引互發之義歟。夫聖學統緒。肇自虞廷。孔子孟而後。宋儒之講明。遞詳我

皇上聰明天縱。宥密單心。所以紹十六字之心傳者。已集其大成。道術之廣崇。德性之體備。又孰能外焉乎。若夫存之爲內聖。發之卽爲外王。則千古以來之治蹟。惟史冊爲考鏡之林矣。

制策又以續通鑑。續綱目之義例下問。而因於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諸家之中。期於研覈折衷。臣謹按作史之家。向有三長。五難。三等。四患之說。所以紀傳編年。體裁各判。而得失互程。自非典文該洽。義例精詳。固難以蔚爲不刊矣。涑水資治通鑑。錯綜諸史而出之。所以備編年之法。諸子因之爲綱目。大書分注。據事直書。褒貶自見。洵堪上繼春秋矣。厥後薛應旂之續通鑑。商輅之宋元續綱目。欲上接涑水。紫陽之軌。雖未失乎二書之初指。而複雜偏駁。不能盡泯。

且所未入著作之林。成一家言者。必崇尚體要。通達治體。固非僅摭採網羅。取備兔園冊子已也。是故前明之通鑑纂要。已得大體。而隸事詳略。亦未盡完善。我

皇上於萬幾餘暇。手批評騭。凡於前史義例之所在。芟其繁蕪。補其缺略。於以折衷於至當。研辨其精微。斯誠萬世著作之權衡。而備極夫三長矣。臣等管窺之見。更何能有當於萬一乎。且夫考古所以証今。而言治惟在善政。

制策又以三倉建置相仍。審乎在官在民之孰便。而更以給賑之餘。因緣蠹耗。檢剔難周。欲籌裕農足食之本。猗與休哉。睿慮周詳。無微不至。真愛養黎元。有加無已之意也。臣謹按周

禮遺人裕鄉闕之委積。以備艱厄。法莫良焉。自後管仲通輕重之權。李悝行歛散之術。其制通易。迨耿壽昌始為常平之制。長孫平復有義倉之設。朱子更有社倉之法。斯三者。或貯之於官。或司之於民。臣愚以為三者可交相濟。而不可以偏為廢也。蓋常平出糴。祇及於市井小民。而義倉社倉。隨處支撥。乃可以徧於鄉村黎庶。合在官在民。務有以稽其出入。而防其虧損。是在乎行之得人而已。我

皇上深仁厚澤。漸被無疆。已無一民之失所矣。近因直省偶被偏災。上厯

宸衷。疊加賑恤。更以米價未平。

特命五城設厰平糶。鄰省羨粟。相繼灌輸。凡所為補捄之方。已備。然或貸撥支給之時。大賈居奇。駟牙登壘。亦所間有。則夫禁商賈之囤積。察吏胥之侵牟。其法宜申儆也。若因時補捄之外。更為有備無患之謀。則教民節儉。用禮食時。餘三餘九。其亦裕農足食之本務矣。夫發賑所以禦歉歲。而畎澮所以利農田。伏讀

制策有曰。溝洫所以備水旱時蓄泄也。而殷殷焉以消闕遏而利畊疇為念。臣嘗攷夫直屬水利。如子牙永定等河。歲修具有成規。隄防約束。已無可慮。第以漳水流入衛河。漫及京南州邑。舊秋雨澤稍多。窪地遂多瀦水。夫四十九淀。七

十二沽。所以滙諸河之水。使近淀者歸淀海。則承其流而為之宣洩。其大勢然也。顧入海有疾趨之勢。斯近淀無旁溢之虞。向來天津五埭。為入海尾閘。今上流之積水既多。非五埭所能驟洩。雖廣為疏消。添建閘座。尚未能導之歸墟也。夫惟不惜咫尺之地。乃可以復作乂之功。凡於淀沽瀦水之處。更加疏濬利導。其所歸。使汙澤先有容受之區。而後滄津可漸覩先洩之效矣。考之周禮。匠人治溝洫。棄地捍田之意。至今想之。其良法猶若可覩也。近代以來。如郭守敬。徐貞明。於北直水利。著有成效。是皆可兼採而行之矣。若是者。事雖各殊。理惟一致。抉至道之蘊奧。而貫徹

源流。所以大千聖之薪傳也。稽簡編之緒論。而勒成不刊。所以燭千秋之昭鑒也。以資愛養。而實惠被諸編氓。斯物阜民安。九垓咸有含哺之慶。以治水土。而功程徵於率作。斯飲和食德。六宇盡享衽席之庥。而要惟我

皇上以無逸作所之心。盡保泰持盈之道。斯德盛而化神。道高而恩厚。仁聲與嘉績俱流。玉燭與金堤並永。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休。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沈初

臣對臣聞治世以道。道洽則政治。化民以德。德盛則化神。而建中錫福。要惟存乎恒久不已之一心。是以時幾有勅。宥密爲基。自古聖帝明王。當久道化成。太和翔洽之時。道術已無弗醇。國計已無弗裕。而咨儆劼毖之懷。未嘗旦夕釋也。上溯虞廷。邇隆莫尚。乃猶凜一日二日萬幾。亦越成周。文曰緝熙。武曰執競。無非本不息之衷。建日新之業。是故闡微言以垂訓。而聖學昌明。昭法戒以成書。而史裁該洽。賑施惟渥。而芻蕘有必徧之恩。蓄洩以時。而水泉無不疏之患。際重熙累洽。猶必振其明作有功之意。以益懋夫

惇大成裕之風蓋禮樂刑政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履
 盛思謙所由底於道之純而適於治之路也一人建極於
 上而溥海內外學無異趨事徵信史鼓琴知解阜之麻考
 績上平成之頌天人協應純嘏畢臻揚洪輝信景鑠性類
 循理品物咸亨蹈德詠仁洋溢於無外者胥是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健法天行照同日麗敷德威於八表足以有臨嚴寅
 畏於一心所其無逸固已功崇贊化福祿來同治掩重華
 岡陵保艾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此虞帝執兩用中之盛心夏王懸鞞設鐸之至意
 也古者庶司百工皆得以事進言况臣對揚伊始敢不竭

獻曝之愚以仰副

高深於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聖學之傳首崇心性因及道心人心之判與義理之
 性氣質之性之岐大哉

王言紹千聖之心源發儒宗之要旨義在是矣夫道統之自來
 必推精一危微之訓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蓋指其
 發於形氣者則為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則為道心人心
 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道心為主而人
 心聽命則所謂精一執中是已夫具於心者為性心引其
 緒而性涵其端顧性一也而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所以

分者則以人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其氣質之清濁厚薄不無差等於其間而耳目口體之欲亦與生俱來雖欲不謂之性而不得者人心之發也由於氣質之性道心之發也由於義理之性理欲所判聖狂所爭不可離心與性而二之也大學中庸一言心一言性而朱子互發其義亦以心性之不可離而言之者矣至孟子性善之論獨揭古今之宗旨韓愈作原性其曰性有五以仁義禮智信爲言斯爲得之至分三品而有性惡之說或不免後儒之訾議矣

制策又以通鑑綱目爲編年正軌而纂要隸事詳略未善且凡前史義例未安因勒爲輯覽一編嘉惠來許洋洋

聖謨一字定其折衷千秋奉爲成憲美矣盡矣茂以加矣夫史之作也自遷固以來皆仿尚書紀傳之體而編年之書上繼春秋則通鑑始作之而綱目踵成之顧其書自周威烈以前與唐五季之後皆闕而未備於是或補於前或續於後雖其發凡起例皆不離乎原書之旨然纂述旣繁則其間棄取得失書法向背大醇小疵蓋有不免焉善乎杜預之言春秋也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者蓋甚重乎其事也求作者於春秋之後雖朱子之綱目猶

未滿於後人尚論之心故或以爲朱子門人趙師淵所輯
朱子但授以意而總其成耳自非

聖天子衡鏡在心百王就範安能集古今之大成盡作述之能
事繼往聖而開來學也劉知幾以作史須才學識三長此
猶語於能文之士儒林之職志曾未及乎聖人制作之旨
明天道以察人事如此其大者矣

制策又以糶糴昉古質劑遺意因及三倉建置而求裕農足食
之本此誠惠養黎民之至計也臣聞穀賤傷農穀貴傷民
故豐歲則農糶三而舍一中歲則糶二歉歲則糶一此其
劑物價之平酌盈虛之數誠善矣顧常平義倉社倉之設

制各不同常平一領之於官耿壽昌始後之其後或以收
發不時而吏胥得侵漁爲奸其法遂壞長孫平始爲議倉
其收發則聽民主之官但稽其出入之數而已朱子社倉
踵其制而爲之者也而一聽之於民夫聽之於民則吏胥
侵漁之弊可免於法似爲較便然行之旣久乾沒爲患則
亦徒法僅存耳總之法待人以行不得其人以行非可諉
於立法之未善也考之周禮遺入掌邦國之委積以待艱
阨廩人周稽民食食不能人二鬴則移民就穀積貯以待
賑權宜以足民由來已久邇因直隸偶被偏災

皇上屢頒諭旨緩征加賑截漕採運發帑無慮數十萬自古以

來聖王御宇從未有

湛恩汪濊如此日者也有漕艘以支給賑有採運以廣灌輸所以米價不至騰貴而居民無所庸其囤積大賈自無可以居奇矧

皇上至誠所格甘霖應時二麥有秋而豐年可慶豈不懿哉

制策又以溝洫所以備水旱時蓄洩因畿輔秋霖餘潦欲使消闕過而利畊疇此誠保安元元之長策也臣考周官之制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蓄洩所以有時旱潦所以有備也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循行國邑有道達溝洫之事水利之說未聞古今異宜而南北異勢者

也第南居澤國引注爲便溝渠交錯可無闕滯積潦之虞北方平原曠衍諸河襟帶其間皆彙天津以入海又以秋霖餘潦窪地未能遽消向有四十餘淀以滙諸河之流七十餘沽以達入海之水今上游之積水旣多則宣泄必難而壅滯爲患乃以

睿慮周詳屢

命大臣履勘所以規畫經理之策已無不至夫治水之法因其勢而利導之而已水之順下者其勢也因其下而濬之以爲瀦水之地則汗漫可以無虞卽其流而達之以爲衛田之渠則灌溉且資其利於是溝洫之制盡乎地雨暘之時

應乎天崇墉比櫛萬物由庚猗與盛哉凡此者皆由我
皇上以道法之隆成治功之大聖教彰而土行端成憲式而人
心正膏澤渥而致風雨之和經制脩而貽耕鑿之利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在是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韋謙恒

臣對臣聞體元出治者宰世之大經因時用中者馭世之
要道蓋以一人覆幬乎天下當豐亨豫大之日而彌切持
盈保泰之心際重熙累洽之餘而愈深慎憲省成之意要
惟此至誠無息者之默司其契而已古帝王秉奉若之衷

以斟酌元化其寅畏常存乎夙夜寢興之地而其精神
貫乎鉅綱細目之中故溯聖學之淵微所以明心性之
也辨史書之得失所以探治忽之源也爲百室計盈寧所
以保赤誠求之道也爲百川籌疏濬所以裕農足食之本
也易曰大有元亨言人君剛健文明應天時行則天所以
祐之者無不至也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言福者極
之效極者福之本人君事事立其極斯休徵協應也是以
聖人御寓雖清和咸理民物滋豐泰符炳於上地紀浹於
下而返諸兢業之懷益用不敢暇逸誠以道與時爲變通
而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固有以慎終始如一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道隆繼述化洽生成盛德日新衍傳薪於周孔大業
富有超駿烈於唐虞統六合爲一家而垂餘一餘三之慶
聯億姓爲一體而切已饑已溺之忱詳稽往牒難與媿隆
矣迺

聖德淵冲疇咨彌切爰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列聖之心傳累朝之治蹟與夫民生之何以裕

水利之何以興臣愚雖百慮而未得其萬一顧恭承

清問敢不竭芻蕘之見以竊附於對敷之末伏讀

制策有曰聖學之傳首崇心性性者心之神明心者性之郭廓
是言性足以統心而道心與人心何以判義理之性與氣

質之性何以岐誠堯舜禹湯以來相承之統緒也臣聞言

心始於虞書言性始於湯誥蓋形生神發以後有是心卽

有是性而性非虛而無所麗也則言性而心卽在其中大

學中庸二書雖或詳於心或詳於性而曰明德則人之所

得乎天者於其生初而已具故心卽性也曰天命則天之

所以與我者卽涵於其虛靈之體而不能舍心以言性故

性卽心也是其交引而互發固有不容泥於一偏而遂岐

而二之者此朱子之序所以於大學則兼言性而於中庸

則兼言心乎夫心本一也而動於理與動於欲者不同則

道心人心判焉性本一也而言義理之性與兼氣質之性

不同故性善與性相近之說異焉若韓愈之言三品則與可善可不善之指相類至荀卿之言性惡則背理而傷道又在告子諸人下矣學者誠知性足以統心而力去其人欲之私務還其天理之正則存心養性之功密安見道心之不日生而性之本體不可復哉

制策又以朱子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舊大書分注約爲綱目爲編年正軌足便覽觀而因及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諸家之言蓋以史冊所垂爲古今得失之林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夫通鑑一編司馬光自謂生平精力盡於此書其用功可謂勤矣然不帝蜀而帝魏得母昧於正統乎故朱

子因是書而別爲綱目而一千三百餘載之事燦然具在一字之褒貶定千秋之予奪繼春秋而作者非紫陽而誰哉自是爲發明者則尹起莘爲書法者則劉友益爲考異者則汪克寬爲集覽者則王幼學雖其見各有所偏或未必盡得乎春秋之指而要皆考亭之功臣也薛應旂之續通鑑商輅之宋元續綱目蓋亦欲步司馬光朱子之後塵而摭輯未博既有罅漏之譏且其是非或謬於聖人則已失二書之本意矣通鑑纂要九十六卷成於明代諸臣之手於分注亦用大書而間錄前人史論於後其視顧錫疇王世貞陳仁錫採輯諸本何啻十倍顧或於行政用人

之大尚從其略則猶未足以資考鏡我

皇上聖學深淵自上古迄近代凡關治法者無不洞若觀火

特命館臣更纂通鑑輯覽一書務以事增文損足示勸懲爲要
每於

幾暇披覽輒爲考其義例定其舛譌

親御丹毫炳如星日將見是書告成而凡讀史者可得所折衷
而不患無定論矣

制策又詢以糴糴之法而并及三倉之孰便唐宋之權宜取濟
其戾於前規者安在誠欲使家給而人足也臣聞堯湯之
聖不能無水旱所以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惟恃有以補

揀之而已夫補揀之法莫善於糴糴何則歲之旣儉則穀
價翔貴而市販之來不能相繼則民皆爭糴而價益昂惟
出太倉以平其值而又於四郊多設米廠使小民之饘粥
可隨地而皆有所取資復時令有司糾查有居奇登壟者
卽以三尺繩其後則囤積之弊除而民有不被其實惠者
乎常平社倉義倉之設皆古人之行之而已效者其法非不
善而在官則慮其侵漁在民則虞其虛宕亦在州縣之實
力奉行而勿視爲故事則可耳唐宋之和糴寄糴裒糴雖
一時苟且之計然使得其人而任之或亦可行者我
皇上愛民如子因直隸偶被偏災凡所以撫綏而振恤之者旣

已無乎不至近以春雨未能優渥上塵

宸衷焦勞五夜虔誠祈禱遂沛甘霖蓋其所以相感者甚微而其所以爲應者甚捷如形影之相答如呼吸之相通吾見五風十雨協乎時千倉萬箱歌其盛而閭閻衣食之謀不勞而自裕矣伏讀

制策又曰近世言水利者猥詳於南而略於北不知水無所坊旱無所瀦高原之患勢均澤國洵一勞永逸之至計也臣竊謂旱澇者天時惟人力之克盡則因其勢而蓄洩之斯地呈其利而天不能災南方多興水利而北方不甚講求者蓋其興之也難而其成之也不易故雖元明以來如虞

集學古錄徐貞明潞水客談其言水利詳矣而往往不能竟其功者以撓之者衆耳今畿輔之積潦未消以

聖主之憂勤於上大臣之董率於下從此而溝洫有其制宣泄有其宜又何患耕鋤之不相望於井疆而樂利之不永貽於畎畝也哉若此者經緯極於萬端區畫周於庶類惟我皇上以乾行之不息爲益道之大光故性學明而溯淵源於列聖史編定而昭法守於來茲裁成輔相之有方而一世蒙其福範圍曲成之有道而萬世賴其休將

國家鞏固之基直與天無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草花のついで

六五五

